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春阿氏謀夫案 第二回 勸孫婦委曲行情 死兒夫演成奇案

話說春英睡在朦朧之間，忽被跳蚤咬醒。翻身望見阿氏，在旁邊一張桌上，一面卸頭，一面淚珠亂滾，背著燈影兒一看，猶如兩串明珠，顆顆下墜。春英假作睡熟，暗自窺其動作，阿氏端坐椅上，無言而泣。望了春英一回，又把鏡子挪來，對鏡而哭。呆了半天，自又自言自語的，長歎了一口氣，仰身靠住椅背，似有無限傷心，合千愁萬恨，攙到一處的一般。忽聽鐘鼓樓上，嗡嗡鐘響。又聽得附近鄰家，金雞亂唱。眼看著東方發曉，天色將明。阿氏微開秀目，望著牀上春英，尚自鼾睡，遂悄悄走去，自向廚房生火，灑掃庭除。春英是滿腹牢騷，宣泄不出。一見阿氏走出，翻身起來，念念叨叨的罵個不祝阿氏亦知其睡醒，故作不聞。慢慢的將火生好，挪了個小凳，又拿了木梳擺篦。趁著天清氣爽，坐在院裡篦頭。這時瑞氏、托氏並大正、二正等俱各起來。阿氏忙的走入，拾掇一切。春英也披衣起來，赤著兩隻腳，拖拉著兩隻破鞋，一手挽著單褲，氣呼呼出來道：「龍王廟著火。他媽的慌了神兒啦。掂記什麼呢？」又彎身提鞋道：「我他媽著了涼，算是合該。」阿氏聽了此話，不由得蛾眉愁鎖，低下頭來，忙跑至屋中央道：「大清早起，你別找尋我。只當你是我祖宗。」又哽咽著哭道：「難道還不成了嗎？」春英不容分說，拍的一聲，把手巾漱口盂，摔得粉碎，高聲怒罵：「我找尋你，我找尋你，我他媽的找尋你！」嚇得阿氏渾身亂抖，顛巍巍的央道：「祖宗祖宗，你沒找尋我，是我又說錯了。」春英伸了衣袖，扯開嗓子，把祖宗奶奶的罵個不祝阿氏低頭忍氣，不敢則聲。托氏站在院內，喚著阿氏道：「姑娘，姑娘，你梳你的頭去，不用理他，這是昨天晚上，吃多了撐的。」范氏道：「你倒不用怪他，一夜一夜的，不懂得睡覺。清早起來，看著男人涼著，也不知給他蓋上，還能怨他罵嗎？乾點什麼事情，沒有個眼力見兒，也還罷了。處處般般，就會查尋我，幸虧我沒有養漢。我要有點劣跡，被兒媳婦查著，那還了得！」阿氏聽了此話，不知是哪裡來的風，遂陪笑道：「二媽說的。實在要把我屈在死。二媽的事情，我哪裡敢查。」這一片話，阿氏原為告饒。誰想到范氏心多，聽了不敢查三字，紅著臉嚷道：「那是你不敢查，那是你不敢查。打算查尋我，你待待兒，把你太太婆。打板兒高供，你爹你媽，也查不到我這兒來。就便你婆婆養漢，你也管不著。」春英聽了此話，愈加十分氣憤。也不問清紅皂白，扯過阿氏來，便欲撕打。幸有大正等在旁，因與阿氏素好，把手中老糯米扔下，忙的跑過來遮祝托氏亦喝道：「清早起來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阿氏忙的躲閃，一面擦著眼淚，跑至瑞氏屋內。瑞氏勸著道：「好孩子，你不用委曲。大清早起，應該有點忌諱，橫豎你二婆婆又有些兒肝火旺，吃的肥瘋了。」阿氏揪住瑞氏，哽哽咽咽的道：「二媽這麼說，實在要冤枉死我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范氏隔著窗戶，接聲道：「冤枉死你，冤枉死是便宜你。我告訴你說，你提防著就得了。早早晚晚，有你個樂子，你不用合我分證。等你媽媽來，我到底問問她，我們娶了媳婦，究竟是幹什麼的？」阿氏見話裡有話，便欲答言，被瑞氏一聲攔住，連把好孩子、好寶貝叫了十幾聲，又勸道：「你二媽的脾氣，你難道說還不知道。擠住了疵底我時，我還裝啞吧呢。你只顧了想委曲，回頭你奶奶瞧見，又不放心。若鬧出口舌來，他們親家姐兒倆，又得鬧生分，那是圖什麼呢。是好是歹，你馬力梳上頭，同你婆婆先走，什麼事也就完全啦，不然，太陽一高，道兒上又熱。」

說著。又把好孩子叫了兩聲。阿氏擦著眼淚，連連答應。梳洗已畢，忙亂著張羅早飯。並伺候托氏母女，穿換衣服。范氏一面梳頭，一面叨念阿氏種種不是的行為。阿氏低著頭，只作未聞。二正是小兒性情，只惦穿上衣服，出門看熱鬧，不知阿氏心裡是何等難過。扯著阿氏的手腕，擺弄手上的翠鐲，又瘦子瘦子的催著快走。又問說瘦子的指甲，怎麼這麼長啊？你指甲上的紅印兒，也是指甲草兒染得嗎？阿氏口中答應，然後與瑞氏、范氏並文光等，挨次請安。同了托氏母女，往堂舅德家前去弔喪，不在話下。

此時范氏因為清早起來，與阿氏嘔點閒氣，早飯也沒能吃好。幸有文光勸解，說孩子歲數小，大人得原諒她。若盡著合他們生氣，還要氣死了呢。范氏道：「你不用管我，若不是你們願意，斷不能取這菜貨，張嘴說知根知底，親上加親。如今也睜眼瞧瞧，管保大饅頭，也堵上嘴啦。打頭她不要進房，就是頭一件逆事，難道咱們娶媳婦，是為當擺設的嗎？若說她年紀小，不懂的人事，怎麼普二一來，她就賊眉鼠眼的，查尋我呢？幸虧是自己人，你也知道我不然，我這婆婆，算是怎麼回事呢？再說是穿衣打扮，原本是人之所好，喜愛穿什麼，就可以穿什麼。自從她進了門兒，橫著挑鼻子，豎著挑眼睛，彷彿我年輕歲數小，事事得聽他教訓你，瞧瞧這還了得。」文光道：「得啦，你是婆婆，說她兩句，也就完了。日後她多言多語，橫豎我不信她的還不成了嗎？我告訴你一個主意，你跟普二弟不但口敞，而且又好耍嘴皮子。他是老老板兒姑娘，到了咱們家裡，如何看得下去，以後你收斂收斂，雖說是隨隨便便，不大要緊，若叫兒媳婦看著不穩重，真有點犯不上。」

范氏不待說完，口內咬著頭髮，嗚呼著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八成你的耳朵，也有點軟了罷？」又挽起頭髮道：「我問你一句話，這個娘兒們有什麼別的沒有？」文光此時，明知自己說錯，故意的冷笑道：「你不用瞞我，光棍眼睛裡，不能揉沙子。」

一半明白，一半糊塗著。左有是那麼回事，早先你們的事情，我還不知道嗎？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范氏剔著木梳，豎起眉毛道：「這話不用說，必是這養漢老婆，背地裡造做的。我告訴你說罷，不說到這裡，我只可爛在心裡，從此不提。她既是背地造作我，我可就不管好歹，要全部兜翻。這孩子的事情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文光冷笑道：「我知道什麼，你不用費話了，放著踏實不踏實。照這麼說起來，那還有完哪？她在背地裡，沒說過你的不字。這麼點兒孩子，連出閣還害臊呢，她還能有別的。」范氏急聲道：「什麼她是孩子？要像這樣孩子，把這婆婆賣了，還不知哪兒下車呢。別看她說話腴腆，舉止端莊，道作行為，比我還機伶。那天普二爺沒跟你說。一來這樣朋友，二來叫春英聽著，必要掛兒，那天普二爺來時，那位賢德兒婦，對著普二爺屢屢的耍眼色。你想我這眼睛。什麼事看不出來。我說她不是正經貨，你還不信。幸虧是家裡有德，普二也有交情，不然，耍弄出笑話兒來，你看有多麼憨蠢。」文光搖手道：「你不用瞎造做，不但那孩子不敢如此，就是普二爺，也決無其事。即或屬實，普二懂得外場的，也不能對你說。居家過日子，大事不如化小，小事不如化無。像你們這宗瑣碎事，不是開口舌，就是挑是非，任是誰也受不下去了。你就坦實實的，不用言語了。」范氏道：「怎麼著，說了半天，還是我的不好？」因摔下木梳道：「告訴你一聲兒，日後有事出來，或被我查出情形，那時我再問你，你可不要反賴。」說罷，憤憤走去，又口中叨念道：「攔著他的，放著我的。橫豎一輩子，沒有不見禿子的。」

文光坐在屋裡，不便答言，拿了現穿的衣服，要到德家送三去。被范氏攔住道：「你忙的什麼？無論怎麼早，送三也得黑天。此時正在夕照，地方又小，棺材又薄，天又陰晴不定，熱上又亞賽蒸鍋，早去一時，也無非闖點時氣，再說這位死鬼，活著就不大得人。死在這個時候，一定有味兒。你這麼早去，難道要吃他不成？」文光道：「大熱的天，誰想去吃他。我想家裡頭也沒事，樂得早去一會兒，豈不是人情嗎！」瑞氏也過來攔道：「不然，你先不用去呢，索興等太陽落了，天也就涼快啦。」文光穿著衣服，連說不怕，一手拿著毛扇兒，正欲走出，忽見春英走來，穿一身紫花色的褲褂，蠕著紫花兒的辮發，手提石鎖，興興會會的自外走來。范氏道：「看你這宗神氣，怪不得你女人跟你吵嘴呢。」文光亦問道：「怪熱的天，沒事扔質子，真可是乞飯撐的？」春英放了石鎖，笑嘻嘻的坐下道：「這有什麼，尚武精神，是滿洲固山的本等，越是天熱，才越有意思呢。」文光皺著眉毛，瞧了春英一眼，怒而不言，又囑咐范氏說：「晚上留下稀飯，好預備回來吃。」范氏一面答應，又叫住文光道：「你回來時，催著少奶奶，也一同回來。」

別叫她又住下！」春英攔著道：「你叫她回來有什麼要緊事，她住下就讓住了，一輩子不回來，也不要緊。」范氏不待說完，恐怕文光出去，沒能聽見，只追出囑咐道：「大舅的家裡，地方太窄，無論怎麼樣，也叫她回來，哪怕叫二正住下呢。」文光連連答應，恍恍惚惚的去了。

春英坐在椅上，口中叨念道：「我二媽的氣，橫豎沒有生夠，離開兒媳婦，許是吃不下飯去，不然不管她做什麼？不然又管她做什麼？」瑞氏道：「你別那麼說。你二媽叫她回來，橫豎有她的事，你們夫夫妻妻的，不可這樣悖謬。常言說的好：親不過父子，近不過夫婦，作什麼仇深似海的，終日搗麻煩呢？」

我看她規規矩矩，老老實實，倒是怪可憐見兒的。若是婆婆說幾句，倒不要緊。沒有兩口子，也鬧吵翻的。」范氏道：「老太太您知道什麼，掃帚戴帽子，都拿著當好人。」又冷笑兩聲道：「這個年頭兒，可不像先前了。」瑞氏道：「你說的這話，我又有點兒不愛聽。幸虧這孩子老實，苦換一個旁人，因為你這一張嘴，就得窩心死，好好端端，這是圖什麼呢？總歸一句話，這孩子心志過高，你們娘兒們在外兒，他有些看不起。」

范氏道：「憑她這塊臭骨頭，也要看不起人，讓她打聽打聽，我們家裡頭沒那德行。」這一句話，氣得瑞氏心裡，不由發火。當時娘兒兩個越說越急，春英夾在中間，也不好插口。范氏道：「您不用袒護她，等著事情出來，您就堵嘴了。」瑞氏亦嚷道：「你說什麼？你不用橫打鼻樑，自充好老婆尖兒。要說孩子，我可以下腦袋，難道說婆婆養漢，娶了兒媳婦，也得隨著養漢麼？你心裡的壞雜碎，一動一靜，不用瞞我。狗肚子裡，能出多少酥油。就是吃鹽吃醬，也比你懂得多。」一面嚷著，連把刁老婆、臭老婆、天生下三濫的話，罵不絕口。范氏中了肺腑，又當著春英在旁，不由得羞惱成怒，天呀地呀，放聲哭了起來。春英也不好勸解，只把瑞氏攙出，一手扇著扇子。口中叨念道：「這是個什麼，為個臭老婆，你們娘兒倆，也值得伴嘴。這可是無事生非，放著心靜不心靜，人家出分子，坦坦實實的。我們在家裡吵鬧，您說有多麼冤枉！」瑞氏道：「我的兩隻眼睛，都要氣藍了。你們別昏著心，拿我當傻子。平常我不肯說話，原是容讓你們，誰叫是我的兒女呢？我這裡剛一張嘴，你們就哭啊喊的不答應。以後我該是啞吧，什麼也不用說了，只由著你們性兒，哪怕是反上天去呢，也不許我言語。」

春英央告道：「得了，太太，您少說幾句罷。大熱的天氣，何必這麼樣起急呢。」范氏坐在上房，連哭帶喊道：「您不用排斥，等她晚上回來，咱們再算帳。」春英忙攔道：「您也別說啦。左右是她的不好，無緣無故的翻翻什麼。她若是常日如此，捶打她也就完啦，沒事費什麼唾沫。」一面說著，自己提了石鎖，拿了芭蕉葉扇子，出門找了同志，跑到寬敞地方，拋擲一回。連出了幾身透汗，直鬧到日落西山，方才回來。

晚飯之後，春英身體較乏，躺在蓆子上，呼呼睡去。忽的門外頭有人拍門，又有二正的聲音，二媽媽的亂嚷。范氏忙欲出迎，早見文光、二正從外進來，阿氏隨在後面，緊鎖著兩道蛾眉。望見范氏出來，迎看請了個安，又道大舅家裡，都給二媽道謝。范氏瞪了一眼，不作一言，忙叫二正道：「你把衣裳脫了罷。大熱的天，不看握出病來。」又喝著阿氏道：「瞧瞧你們爺去，頭朝裡躺著，不看熱著，把他叫起來，叫他搭鋪去。」

阿氏連聲答應，看看范氏臉色，不知是哪兒來的氣，只好低頭忍耐，驚驚恐恐的換了衣服，又倒茶溫水的鬧了半日，然後把春英喚起，到自己房中，打發春英睡下。不必細題。

此日是五月二十七。到了三更以後，涼風兒一吹，文光、范氏等俱已睡熟。瑞氏躺在上房，因白日文光去後，婆媳鬧了點氣，由不得忍前想後，怕是日後范氏因為今日的事，遷怒孫媳身上，所以心裡頭鬱鬱不舒。翻來覆去的，睡臥不寧。正自煩悶之際，忽聽院子裡，一路腳步聲音，又聽阿氏屋中哼唧一聲，有如跌倒之狀。瑞氏說聲不好，恐怕月黑天氣，夜裡鬧賊，伏枕細聽，街門咚的一響，似有人出去的聲音。瑞氏急嚷道：「春英，你睡著了沒有？」連嚷了兩三遍，不見春英答應。又聽院子裡，登登的木頭底兒聲響。瑞氏忙問是誰？又聽范氏的屋門，花唧一聲，有文光、范氏的聲音。瑞氏又問道：「外頭什麼事？你們出來瞧瞧。」話未說完，所得范氏嚷道：「老太太不用問了，大饅頭堵了嘴了。」又聽文光出去，接著嘍了一聲。瑞氏不知何事，忙的爬了起來，問說何事，急忙開了屋門，見范氏披頭散髮，手提油燈。文光挽著褲子，兩人站在院內，各處逡巡。瑞氏驚問道：「什麼事這麼驚慌？」范氏冷笑兩聲道：「您不會瞧去嗎？逆事是出來啦。」又看文光臉上，猶如土色一般，兩眼落淚不止。因聽廚房裡，水缸聲響，二人忙的跑過。范氏急嚷道：「了不得，留個活口要緊。」瑞氏猛然一驚，看著孫媳阿氏，例著身子，浸在水缸之內。文光切齒道：「吵啣，要我的命啣。」說著，急忙跑過，抱著阿氏之腿，急為撈救。范氏放下手燈，也來幫忙。瑞氏不知何事，嚇得失聲哭了。范氏咬牙道：「我看你就是這樣嗎。」急得文光跺腳道：「噯啣，不用說了。」說著，盡力一提，把阿氏倒身抱起。

叫范氏扶著兩肩，先行控水。鬧得合家大小，全都聞聲而起。

瑞氏站在一旁，想著孫子媳婦，因受二婆母之氣，以致投缸尋死，料著救活過來，亦無生存之理，不由得嘍啣痛哭，把乖乖寶貝的喊個不祝又念道：「孩子命苦，不該尋此短見。你若死了，可在鬼門關兒等我，我也跟你去。豁除這條老命，我也不活著了。」急得范氏嚷道：「你瞧瞧應了我的話沒有？您別瞎扯啦，早要依著我何致於出此逆事。」

一面說著，一面厥救阿氏。只聽哇哇的幾聲，阿氏把口中之水，俱已吐出。大正跑了過來，扶著阿氏之頭，連把嫂子、嫂子的叫個不祝范氏亦嚷道：「這事情怎麼辦？你不用裝死兒。」瑞氏亦問道：「孩子，你受了什麼委曲，盡管說啣。」

大正、二正也齊聲哭道：「嫂子醒一醒，你不管我們啦。」阿氏倒在地上，渾身亂抖。一面自口中吐水，又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。范氏忙嚷道：「先把她媽找來，打官司回頭再說。」阿氏哭著道：「你害苦了我了。」一面說著，嗚嗚的哭個不了。

瑞氏擦淚道：「誰害得你呀？寶貝兒，你告訴我說，我豁出這條命去，合他擠了。」范氏道：「您不用誇嘴啦，到他們屋裡，您也瞧瞧去，春英教她給害了。」說罷，用手抹淚，也放聲哭了。引得瑞氏、文光並大正、二正等，都大哭起來。瑞氏一面哭著，顫顫巍巍的，自往西屋去瞧。范氏擦著眼淚，喝著阿氏道：「你打算怎麼樣？快給我說，不然我抽你嘴巴。」阿氏哭著道：「您叫我說什麼？我的媽啣！」說罷，又嗚嗚咽咽的哭個不祝急的范氏過來，揪著要打。文光急嚷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你打她作甚麼，這總是家裡缺德，所以才出這樣事。我先到甲喇上，報一個話兒去。等把她媽媽找來，咱們打官司就完了。」

阿氏哭著道：「二媽二媽，您叫我怎麼著，我便怎麼著，您若忍心的傷天害理，哪怕把我殺了呢，我也是情甘願意了。」說罷，嗚嗚痛哭。范氏急嚷道：「怎麼著，我把你殺了，有心殺你，還怕髒了我的刀呢！咱們這時候，也不用鬥口齒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，到了衙門裡，你也知道了。此時你不用發賴，難道殺了人，還不活命嗎。」阿氏哭著道：「神天共鑒，若是我殺的人，我便抵命。」范氏聽至此外，吓的一聲，啐的阿氏滿臉上都是唾沫，又哈哈兩聲道：「不是你殺的，那們是誰？難道黑天半夜的，是我殺的不成？」文光急嚷道：「噯啣，都別說嘍，你看看老太太去啣。」大正亦哭道：「二媽，您瞧我罷。」

我嫂子這一身水，有多麼冷埃」

此時春英之弟春霖，亦自夢中驚起，幫著范氏，先把瑞氏攙出。瑞氏一面痛哭，一面數啼。什麼家裡無德啣，不干好事啣，哭哭喊喊的走了出來。文光打發春霖，先給托氏送信。並將阿氏之母，一並接來。只說家裡有事，不用說別的話。因又恐春霖膽小，又央了鄰居某姓一同隨去。文光穿了襪子，慌手忙腳的，披了衣服，跑到甲喇廳上，驚慌失色的，道聲辛苦。

廳上的甲兵，正在打盹之際，聽見有人，忙的爬了起來，一面伸懶腰，望著文光進來，點了點頭，又笑著問道：「什麼事你哪？」文光歎了口氣，坐在炕邊上，慢聲慢氣的道：「咱們是街坊，我在小菊兒衛衛住家。我的兒媳婦，把我兒子砍了。」

甲兵一面揉眼，聽了砍人二字，忙的攔道：「你這兒等一等兒，把我們老爺叫起來，有什麼話，你再細細說罷。」掀簾出去。

又一個甲兵進來，問說貴姓，文光答道：「姓文。」甲兵道：「甚麼時候砍的？有氣兒沒有哪？」文光一一答說。遲了半日工夫，甲兵掀起竹簾，朋外走進一人，穿一件稀爛破的兩截褂兒，驚驚恐恐的進來，文光忙的站起。甲兵道：「這是我們大老爺。有什麼事，你這管說罷。」文光聽了，忙的陪笑道：「我們家裡頭，有點兒逆事，沒什麼說的，又塗地面兒上找點兒麻煩。」那人道：「哪兒的話哪，我們地面兒上，當的是差使。」

管的著就得管。居家度日，都有個碟兒磕，碗兒碰。要是怎麼的話，很不必經官動府，這話對不對？你哪，咱們是口裡口外的街坊，我也是這裡的娃娃。我姓德，有名叫德勒額。」甲兵亦喝道：「大老爺的話，是心直口快，聽見了沒有？要是怎麼的話，不

必經官，俗語說的好：門前生貴草，好事不如無。說句泄場的話，衙門口向南開，有理沒理拿錢來，是不是衙坊。」

文光聽了此話，哪裡受得下去，因陪笑道：「大老爺的意思，我很領情。但是無緣無故，家裡不出逆事，誰也不肯經官。方才半夜裡，我們兒媳婦，把我兒子害了。難道謀害親夫的事情，能不來報官嗎？」德勤額不待說完，一聽是人命重案，不由的捏了把汗，遂喝道：「你的兒媳婦呢？可別叫她跑了。我們跟著你，瞧一瞧去。」說著，跑至裡間兒，先把涼帶兒扣好，又戴上五品頂戴的破緯帽，拿了一根馬棒，喝著甲兵道：「訥子，哈子，咱們一塊兒去。叫塔齊布醒一醒兒，正翼查隊的老爺過來，叫他們趕緊去。」甲兵等連聲答應，慌手忙腳的，穿了號坎兒，點上鐵絲兒燈籠，隨向文光道：「走罷！走罷！別愕著啦！」文光連連點頭，隨了德勤額甲兵等，一路而行。

路上德勤額先把文光的旗佐職業，並家中人口，一一問明。

來至文家門首，聽見裡面哭喊。原來是文光之妻托氏，並阿氏的母親德氏，皆已聞信趕來。托氏是母子連心，聽說一切情形，早哭得死去活來，不省人事。德氏見信，想著姑奶奶家中，深夜來找，必是有何急事。又想著是天氣炎熱，必是中暑受瘟，得了陰陽霍亂。或是措手不及的病症，因此飛奔前來，推門而入，走進屋內一看，借著燈光之下，阿氏坐在地上，扶頭掉淚。

一旁有范氏守著，不知何事。望見德氏進來，范氏哼了一聲，並不週旋見禮。德氏暗吃一驚，正欲與范氏說話，阿氏偶一抬頭，望見德氏來到，好似小兒思乳，望見奶娘一般，哇的一聲哭了。德氏忙問道：「姑娘，你怎麼了？」阿氏淒淒慘慘，扯住德氏的手，彷彿有千般委曲，一時說不出來的光景。抱住德氏的腿，嬌聲嚶嚶哭個不祝德氏不知何故，也彎身陪著墜淚，連把好孩子，姑奶奶叫了十數遍。阿氏頭也不抬，手也不放，抱著德氏的兩腿，死活亂哭。德氏擦著眼淚，望著范氏道：「我女兒是怎麼了，這樣的哭喊。」范氏佯作不知，仰首望著星斗，哈哈了兩聲道：「你們母女，可真會裝傻。你到西屋裡瞧一瞧去。」

德氏聽了此話，吃了一大驚。托氏亦嚷道：「冤家，你過來瞧瞧。」德氏擦了眼淚，用力推開阿氏，三步兩步，跑至西廂房，走進一看，屋裡頭燈光慘淡，滿地鮮血，春英倒在地上，業已氣絕，嚇得啞啞一聲，撲倒就地，復放聲大哭起來。托氏亦陪著痛哭，連把冤家的，喊個不祝驚得左右鄰家，不知何事。有膽大的男子，俱過來看熱鬧。想著阿氏年輕，平素又極其正派，斷不致深夜無人，出此殺人之事。又見阿氏身上，並無血跡。坐在地上，那一分可哀可憐的光景，實令人傷心慘目，由不得疑起心來。又見范氏在旁，怒目橫眉，披頭散髮，滿臉的凶狠之氣，令人生畏，遂皆搖頭走出，聚在衙門裡，交頭接耳的，紛紛議論。本段的看街兵，亦聞聲趕至。喚了班上伙計，先把衙門看祝官廳德勤額同了文光來到，時已東方發曉。范氏急嚷道：「什麼話也不用說，帶她們母女，打官司去就得啦。」德勤額道：「噯，話是這麼說呀。打官司呢，有你們官司在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？我們地面上也得驗驗瞧瞧，我們好往上送。」又告甲兵道：「你先回去，叫他們隊上人，給正翼送信去，別盡耽誤著。」甲兵答應而去。德勤額看著阿氏，又到西廂房，看了看春英的屍身，隨囑文光道：「這屋裡的東西，可千萬別動。」

死屍挪了寸地，你們可得擔罪名。」又問文光道：「兇器是什麼物件？究竟是刀是什麼的，可也不准挪動。」文光一一答應。

話猶未了，早有巡夜的技勇，扛槍的隊兵，大燈籠小燈籠的，先後趕來。進門與德勤額相見，不容分說，掏出鎖子來，要鎖阿氏。又大聲喝道：「你用什麼砍的？兇器現在哪裡？你要據實的說。」阿氏抹淚道：「什麼兇器？我哪裡知道。這宗冤枉，我哪裡訴去？」官人聽了此活，又大聲喝道：「死在你屋裡，你會不知道，這事你來借誰？」又問文光道：「到底是怎麼個情形？你也要實話實說，我們回去時，好稟報大人。」文光歎了口氣，眼淚婆娑的道：「怎麼害的，我卻不知道。連春英的屍首，都是我們二奶奶，現從牀底下拉出來的。頭上傷痕，因為血跡模糊，沒能看清。總之這件事非問我們兒婦不可。」范氏聽至此處，瞪著兩隻眼睛，過來插言道：「事情也不用問，明明是謀害親夫，還有什麼事賴的呢？我睡著香兒，聽見啞啞一聲，我趕忙起來，跑到西屋一看，連個人影也沒有。我往牀底下一瞧，好，人敢情死啦。我拉出來一瞧，早就沒氣兒啦，你們老爺們說說，這不是謀害親夫，那麼是什麼？」阿氏聽至此處，嗚嗚的叫苦。德氏亦怒道：「我在家裡說話，怎麼都行。」

我那孩子決不是那樣人。憑她那小小年紀，砍死爺們，還坦坦然然放在牀底下，這是斷沒有的事。」官人聽了此話，亦很有理。看了看阿氏身上穿著漂白褲褂，並沒有一絲痕跡，隨亦納起悶來。

眼看著天色大亮，有正翼的小隊，匆匆的跑了回來，說是正翼烏大人回頭就來，要親在屍場裡調查一切。德氏聽了此話，忙向阿氏道：「姑娘，是你不是你，你可要從實說。這宗事情，我也瞧出來啦。鬧到哪兒去，是不要緊。這話你聽見沒有？」

阿氏剛欲答言，被范氏攔住道：「得啦，你們娘兒倆，也不用啼咕，把人都啼咕死了，還說什麼？」阿氏灑淚道：「我不敢同你辯證。你兒子怎麼死的，我並沒有看見。要說我謀害親夫，這話是從何說起？可是你一口咬住我，我也就無法了。」說罷嗚嗚的啼泣。范氏急嚷道：「沒工夫和你說話，是你不是你，等到衙門再說。」官人亦攔道：「嘿，別說啦。這會兒說了也不中用。少時烏大人來了便明。俗語說：法網難逃，見官如見神。是誰害的，誰也跑不了，說什麼廢話呢。」一語未了，有許多軍警走入，又有幾個官人，身穿鑲紅邊兒的黃號衣，威威嚇嚇的走來，喊說烏大人快到了。要知以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